


 英姿飒爽
 ◎李斌


晚年集邮乐

◎林金石

父亲的集邮爱好始于一次偶然的机。退休那年，一位老友送他几张珍贵邮票，五彩斑斓、图案精美的小方块纸张激发了他的兴趣。渐渐地，他开始主动搜集各类邮票，收藏日渐丰富。

父亲刚开始集邮时，他的双手还略显笨拙，每次从信封上将邮票撕下来时，总会撕烂，于是，他总会非常自责地拍打自己的胸脯叹息道：“多好的一张邮票啊，竟被我撕烂了！”父亲每天都在研究和尝试各种集邮方法。

这天，他又收集到了几个废弃的信封，上面有好几张精美的邮票。他兴致勃勃地拿来一把剪刀、一个镊子和一小盆水。他首先将信封沿着邮票处裁剪下来，然后将邮票放进水里浸湿，最后用镊子轻轻沿着邮票的边缘刮一下，待邮票刮出一个翘边后，再用镊子夹着一点一点地撕。由于信封被水浸湿透，这样轻轻撕拉，邮票便与信封完整地分离开来了。父亲轻抚着那张被他视若珍宝的邮票喜不自胜：“你看这张邮票，多美啊！”他的眼中闪烁着少年般的光芒，语气中满是热爱。

集邮对父亲来说是一种独特的锻炼。这些看似简单重复的动作，实则是对耐心和细致的最好训练。我发现，自从父亲迷上了集邮，他的手变得更加稳健，眼神也更加敏锐。

父亲所集的邮票各有千秋，有的展现了壮丽的自然风光，有的则是名人肖像，有的是重大事件的纪念……父亲会仔细阅读每张邮票背后的故事，那些文字和图案对他来说就像是一扇窗，让他得以窥见一个又一个未知的世界。

每当父亲得到一张稀有的邮票时，他会像个孩子一样欢呼雀跃，那份快乐是发自内心的。而在他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，比如如何鉴别邮票的真伪，或者如何修复受损的邮票，他就会钻研相关书籍，甚至上网查找资料。这种不断学习的过程，让他的思维保持活跃。

后来，父亲在小区里成立了一个集邮俱乐部，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开启集邮之旅，分享集邮心得，交流集邮经验。活动中，父亲总是滔滔不绝：“这张是我最新收藏的，你们看，这颜色、这纹理，多么精致啊！”朋友们围坐在一起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开了，那氛围热闹而有趣，这不仅增进了友谊，也让父亲的生活更加多彩。

转眼间，父亲的集邮之旅已有十多年了。如今，父亲已年逾七旬，但他头不白、眼不花，走路还健步如飞。每当他抚摸着邮册时，总会感慨道：“集邮让我的晚年生活不再枯燥乏味，让我每天都有新的期待。”集邮不仅丰富了他的业余生活，更让他的精神得到滋养、心灵得到愉悦。父亲晚年的集邮乐，已然成为我们全家的幸福源泉。

父亲的劳动节

◎许海利

每年到了五一劳动节，我都要回乡下帮父母干农活。种植花生、番薯插秧、灌溉小麦……这个时候，父母会非常忙碌。

去年五一，脚刚踏进家门，父亲就对我说：“走，跟着多种花生去！”父亲扛着锄头走在前，我紧跟其后。在我印象里，父亲的轮廓是高大挺直、雄壮伟岸的。可眼前的父亲，脊背弯了，头发白了，连步履都有些蹒跚了，就如同穗头日益饱满的麦子，被岁月压弯了腰。

父亲年轻时帮人盖房子，不慎从高空跌落，摔伤了腿脚。因为腿脚不便，他无法做重体力活，只能靠种地来养家糊口。为了多赚钱，父亲承包了村里几十亩的地。这些

年，父亲早出晚归，一年四季忙忙碌碌，硬是靠种地供我读书考学。真不知道，那些年他流过多少汗，吃过多少苦。

父亲是种地的行家里手，每年他都能抓住季节时令科学种田。父亲种地的经验，大部分是从报纸和收音机里学来的。他自费订阅了《农业文摘》等书籍，从书中取经取道。每天中午，家里那台收音机会准时响起，《农村天地》是父亲最爱听的广播节目，每次他都听得特别认真。或许是受报刊和广播宣讲知识的启发，父亲种出的庄稼每年都是增产增收。

这几年，我们日子好过了，就劝父亲来城里安度晚年，可父亲却说：

“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，跟土地有感情了，到了城里，啥也不干，那才遭罪呢！”每次任我费尽口舌，也撼动不了父亲的决定，只好任由他继续种那几亩薄田。

来到田地，我们开始种花生。年迈的父亲甩开膀子，挥动锄头，翻开了带着春天气息的泥土。五月的天，本来不算热，可不一会儿，汗水已经湿透了父亲的衣衫，他手中的锄头好像越来越重，他的腰弯得越来越低，呼吸越来越急促……父亲老了。

在乡下，像父亲这样的人有很多，辛勤劳动了一辈子，却从未真正享受过一天属于自己的节日。对于他们而言，每一天都是真实的劳动节。

母亲是种地命

◎施正辉

甲辰龙年，母亲的本命年，她84周岁了。我见过她的外婆，是农民。她的父母、舅舅舅妈等长辈，她的兄弟姐妹，她的婆家，都是纯农户。所以，母亲的种地命是与生俱来的，也是乐业于此的。

母亲在她四个姐妹中年岁最长，另有一个哥哥、一个弟弟。在当时农村，自给自足程度高，大女儿的作用不容忽视。母亲说，她十几岁时曾到上海人家做小保姆，两三年后回老家种地，回望人生，错过了一个不当农民的机缘。一回家，就种粮植棉、纺纱织布，协助父母维持全家人的衣食。

到了谈婚论嫁之时，母亲以朴素情感嫁给了同样是农民的小伙。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母亲四十多岁时患上一病，手术取出半月板后需要较长时间康复，不能下地干活。于是，母亲积极与生产队商量，家里成了托儿所，记打折的工分。这也算是服务种田的辅助工种，没有与种地脱了关系。

在家庭联产承包后，父亲时常外出赚钱，家里承包的数亩耕地几乎是母亲一个人起早摸黑扛下来

的。父亲不再外出打工后，两人就设法扩大种植面积，承租邻居的责任田。当然，种地再多，他们将靠宅边的自留地一直照料得妥妥的，确保一家人有菜吃，时常送菜给亲戚邻居，更多的上乘时令菜则是拿到集镇上去卖。回忆起来，在自留地种的蔬菜成了我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
种地是母亲的命，她最担心的是自己不能下地。假如不能种田劳作，那就意味着一个人没有用了，母亲觉得很不自在，甚至心存愧疚。但是岁月不饶人，母亲只得一点点将责任田交给小儿媳去打理，甚至自留地也越留越少。

前几年，母亲曾经说过，将剩下的25平方米左右的自留地也放手给小儿媳种。但是不久又改口自己种了。今年春节，她又与我们兄弟俩说起计划不再种菜了。我知道，她作出这样的决定一定很难很难的，估计思量了好长时间。我们的态度是，任凭她种或不种。如果能下地干活，母亲一定会拄着拐杖，坐着小矮凳，哪怕跪着去播下种子、伺候禾苗、收获果实。此时，她是快乐的。

母亲一辈子种地，对土地充满

感情。她凭着勤劳的双手从土地上获取产出，更感受到满满的幸福。可是，五六十年，她担心个个体弱的女儿难以胜任农活，更担心靠天吃饭的农业难以养家糊口，所以她不希望子女步其后尘一生种地，而是千方百计让三个孩子摆脱农民身份。她将女儿嫁给了一个经营水产品的新型农民，培养大儿子读书成为公职人员，苦口婆心地劝导小儿子学了油漆手艺。这样，三个孩子各自的生活水平都远远超出纯粹靠种地谋生的普通农家。

几年前，乡下老宅被划为拆迁区域，一度传说马上动迁。全家人一起动员母亲住进高档的养老机构享福。我陪同母亲到养老机构参观了一圈，最使她满意的是，有一小块地可以免费给老人们种植。

母亲，真是种地的命。不到油尽灯枯之时，她忘不了田间作物。即便自己不种，她也会脑子里盘算、嘴上唠叨那心心念念的农作物。她将农作物何时收种、如何培管等记得清清楚楚、说得明明白白，俨然一名农业老专家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是预防老年痴呆的好办法。